

对空激战



对 空 激 战

大 群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65年·沈阳

內 容 提 要

这本小说描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机智地打击美国空中强盗的故事。面对美国强盗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怀着对祖国和朝鲜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满怀胜利信心，克服了許多艰难困苦，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敢来进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英勇顽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对 空 激 战

大 群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市新生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000字（1956年9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版30,000册）

1965年9月新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统一书号：10158·461 定价（5）0.22元

— 在激战的前夕

朝鮮境內有一座小城市，三面靠山一面临江。山是白头山山脉，綿綿山岭，望不見尽头。这条江，由东北流向西南，流到此处就被一条百丈高的拦江堰堤阻住。堰堤东面是七十丈深、平得象鏡子似的人工湖。湖里产魚甚多，风平无浪时小船从水面上划过，小鯉魚掀起尾巴啪啪地一下下打着船帮，水面激起一朵朵浪花，雪白的魚郎“嘎嘎”叫着貼着水面低飞……堰堤西面，无数条悬河翻花打滾地奔騰而下，几十斤重的鯉魚，从上边摔下去，漂到江面上放白，孩子們就可以乖乖地擒住它。江岸上的輸电铁塔巨人般地昂着头屹立着，平伸着两条长臂；架空而过的綫路，日夜不停地把电輸送到地下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送到將軍們的沙盘前……

单說这座小城市，两条铁路交叉着从市中心穿过，一条公路象条帶子似的繞市一周，而后沿高山峻岭伸延向內地。从打上甘岭反击战以来，公路上，每天都有无数辆載着彈药、粮食、祖国的慰劳品和热情的慰問信的汽車来来往往；还有馱着彈药的牲口，整批的运输队和担架队，昼夜不息地从这儿开向上甘岭前綫。那座铁桥更加繁忙，每間隔十分鐘，即有一列載着坦克、重炮的火車飞驰而过。

十月三十日我軍收復了紅山頂——金化以北上甘嶺右側高地的全部陣地，兇惡極的范佛里特發動的“金化攻勢”已告失敗。敵人妄想挽救失敗就更加瘋狂，這時上甘嶺戰鬥正在激烈進行中。敵人幾乎出動了遠東所有空軍，平均每天出動飛機一百四十架次，幻想切斷我軍鋼鐵運輸綫。

在這座小城市對面山峰上，終日徹夜凝結着一朵褐色煙雲，大地在人們腳下顫抖，湖裡被炸彈掀起的水柱有一丈多高，魚兒沉下水底，魚郎也不再朝水戲魚了……

中國人民志願軍高射炮部隊某部二連，是對空射擊的英雄連。這次二連是連續五天六夜對空戰鬥中的核心陣地，因為陣地利用地形地物偽裝的巧妙，指揮的機動靈活，集中火力，打得猛停得快，卡住了敵人戰鬥機的俯衝路綫和轰炸機的投彈點。

五天六夜中與敵機五百八十四架次作戰九十四次，創造了每晝夜平均擊落擊傷敵機九架的光輝紀錄。敵人吃了很大虧之後，忽然停止了攻擊，轉而又費盡心機的在高空、中空、低空邊轰炸邊偵察了一天零半宿。

戰鬥在繼續着……

戰士們驕傲地說，敵人是瞎子點燈白熬油，他大瞪兩眼也偵察不去一根汗毛。

早就該開晚飯了。炊事班長大老馬，已經在陣地上吆喝過三次了。

“大蝦仁做的鮮湯，雪白的饅頭，吃一口噴噴香。明天早晨包一個肉丸的餃子。要想仗打的好，必須飯菜好，要想飯菜好，必須衛生搞的好！”他說這“三好”也是符合毛主席

席規定的“三好”精神的。

可是，今天不同往日了，任他东說西劝，把他的飯菜夸了又夸，可是，战士們却沒有一个过来动动筷。急得他两手在白圍裙上直勁地揩擦。

他是蒙古族人，名叫馬杰沁夫，沒报名参加志願軍之前他在中国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队。过了今年的十一月四号就足三十八岁了。

他这人就是爱喝酒，一杯下肚眼睛通紅，就把連里几个年輕的战士找来，硬逼着人家听他讲当年当騎兵的故事。他說：“騎兵乃是神兵！說走就走，說来就来，讲究迅速！来去无踪。要是不沉着的人可干不了。我們有一次睡到深夜，忽然上級通知有了紧急情况，連长命令快备馬！有的人把鞍子搭在墙头上，两手乱摸，嘴里直喊，我的馬肚带丢了……該多逗人笑。”

金来福最爱开他的玩笑，每次听完就諷刺他說：“你要是喝两盅馬尿，山都能吹平了！”

大老馬坐在炮弹箱子上生会悶气，看人家誰也不搭碴，他想了想霍地站起来，两手拍着大腿，当众就嚷开啦：“我大老馬說，大家同志們听真，觉得咱这粗胳膊笨手做的飯菜不可口味，就請提意見。咱是盛泔水的缸，好坏都装，有話別悶在心口窩里。咱們都是为祖国效劳嘛！”其实他最了解每个战士，誰的飯量大小，口重口輕，他知道的一清二楚。菜一打进你的碗里，他就端来酱油，应当給誰加酱油是一次也不会錯的。

这时黑鋼从彈药庫里走出来，他这个炮手引人注目的

是，后腰皮帶上掖兩顆手榴彈。他一看大老馬那副急猴樣，就一邊撓着后腦勺一邊逗樂說：“我們一心想吃‘燒雞’呢！”

大老馬又打開話匣子：“昨天咱們打得正熱鬧的時候，我頂着彈皮子到山下去担水，山坡上彈坑象大麻子臉，土都崩我嘴里了。我正走着飛來一個野雞，一抵翅膀就一头鑽到我的桶里。我把它抓到手裡，它可真吓掉魂兒了，腦袋還直往我袖筒里鑽呢。炮工瘡子剛好，嘴沒味，再加上人家帶病創造搬子，為了慶賀他，我就給他做了碗清燉雞。大家想吃燒雞不難，咱們多打下些飛機來，對人民有勞功，給后勤上個報告，毛主席親手一批，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運一卡車來……”

“哈哈……”大家笑聲打斷了他的話。一時他摸不着頭腦，楞住了。其實大家心中都惦记着兩件事，……熱呼辣的誰能放下心去吃飯。

金來福向大老馬一拍肚子說：“我們口味高，要吃杜魯門牌的‘燒雞（機）’。”他說話，嘴“呸呸呸呸”直漏氣。他是青年團員，連里最年輕的戰士，去年才從國內來。長的粗眉大眼蒜頭鼻子，一張黑里透紅的上窄下寬的臉，一口小米牙，顆顆有縫，一言一笑一舉一動十足孩子氣。大老馬見面就逗他，說他是瓜子臉倒長着，說他牙稀是從小啃西瓜啃的……

大老馬此刻才明白過來，當時是哭不得笑不得的，又恨黑鋼又恨金來福，於是兩眼一瞪說：“小豁牙子，你別跟我耍花舌子，我沒工夫和你們磨牙蹭嘴、打哈哈湊趣。我去搬

連長去。”他边走边嚷：“連長！黑鋼帶頭罷飯。我完不成任務啦！將來把他們都餓瘦了，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他可真急了，特意把聲音提得高高的，有意讓大家听听。

正這時，忽然偵察員大聲喊：“回來啦！可下子回來啦！”一時，喜得直蹦高。

大家都一窩蜂似的從各炮陣地跑出來，翹着腳尖往上山路那邊看。大老馬不搬連長去了，也跑了過來，自言自語地說：

“到底是男是女？”

大家心中惦記着的事，就有這一件。

在一點鐘前，連長從望遠鏡里看見打對面山坡上走下來一個穿白短袄黑長裙的婦女，頭上頂着一大捆松枝，壓彎了腰，走起路來左擺右晃，一步大一步小地緊往山溝里趕。他趕忙調整測遠機觀測一下。松枝擋着看不見臉，看走路的姿態，不象婦女，他命令偵察班長趕快到山下看一看。

馬順才嘻皮笑臉，尖嘴八舌地說：“都說咱們高射炮兵眼高——往上看，這回連長怎麼把山溝里走個婦女都看見了？”

連長瞅他一眼說：“上級一再號召我們提高警惕性，要我們對可疑的事情多想多判斷，對工作要有高度責任心。敵人任何花招都能使，高射炮兵就能光管天，不監視地面嗎？”

馬順才一縮脖子，躲在人群里走了。

.....

沒等偵察班長走進陣地，大家都早已看清楚，嚷道：

“好家伙呀！是个狗男女！”

“嗨！是个大鼻子洋姑娘！”金来福迎上去，瞪着眼睛看。咧着漏风嘴“丝喽丝喽”笑开了。

黑鋼說：“偵察班长手里还提着个大包袱，这准是洋姑娘的嫁妆啦。”

大老馬說：“这个小奴家，好大两片金蓮！”

連长忙着用电话向团长报告，說抓住个男扮女装的美国鬼子，肯定是空投下来偵察咱們陣地的。在他头頂的松枝里搜出一台領航台，在身上搜出十发信号彈，一只左輪手枪，但沒有信号枪。估計一定还有和他一同来的带着信号枪的特务。

不一会，团部英語翻譯騎着脚踏車赶来了。問了半天，这个勾勾鼻子特务就答了两句話：“我們飞机多，一会儿把你們都炸死！”再問他一句也不答言了，只是翻灰眼珠，聞着他那被烟熏黃了半截的手指头。

站在窗外听声的战士們，气的直跺脚，紛紛議論着，黑鋼說：“你飞机多，老子炮彈也給你准备了不少！麦克阿瑟大吹牛家都下台啦！你个混小子，狗男女有啥可吹的。”

大家都說，这类鳥最可恨不过，轰炸村庄、学校，炸死老人、孩子、妇女，都是他們这种敗类东西，在地面上使用領航台指揮轰炸的。黑鋼說：“他要再不說，給他戴上高帽游山逛洋景。看他那个鷹鼻子就不是好种！”他倏地轉向鬼子：“你再也不老实，我就給你这玩艺尝尝！”他說着拍了下腰后掖着的手榴彈。吓得鬼子把长长的脖子縮到腔子里了。

后来，翻譯同志在特务衣服领子里搜出个化学牌。据说这家伙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所以这样顽固。

团部指示把特务立刻送交师部：从他嘴里掏不出啥真心话来。

团长对抓住特务这件事非常高兴，他说要学得乖一些，遇事多动脑筋就不会吃亏！抓住个带领航台的特务，就等于掐断了敌人一根大筋，但不等于敌人断了气脉。没抓住的特务，还是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翻譯同志要回团部，一走出指挥所，脚踏車不見踪影了。問誰誰說沒見，看地下也沒有車印。后来东找西找老半天，才在炮工牛爱国掩体里找着。可是車上脚蹬子拆卸下去了。等了一会炮工才滿头大汗回来，弄得滿手油泥。他高兴地边走边說：“这回我創造的搬子可找着窍门了，問題就在搬子把上。”他一看見翻譯着急的那副样子，忙道歉說：

“对不起翻譯同志！車子是我扛来的。我馬上就把脚蹬子上好。这可帮我办件大事！”他这种钻研精神真使人佩服，翻譯同志滿高兴呢，一句抱怨話也沒說。

二連二炮叫光荣炮，曾經击落九架飞机，在炮筒上涂着一串紅星。炮工牛爱国說，老光荣牙口老了，打起仗来爱消化不良（夹壳）。为了狠狠打击敌机，为了堵塞战斗中这个漏洞，他下定决心要在战斗中摸索出来經驗，創造一把分解閉鎖机的搬子。

炮工是个这样的人，他对一件事情向来不輕易发表意見，只是眨巴眨巴眼睛，心中对一件小事也思索再三。有时光看他口动不出声，心眼快的家伙說，描着他的口形，也能猜出

他的心里话来。所以有人說他未說話之前先在心中排版，連長給他十分任务，他至少也要完成十一分。要差半 分 未 完 成，看吧，他見人抬不起头躲着走。等睡一宿觉瞧吧，明天他的嘴唇就燒成一串大泡，鼻子不通气，甚至于滴血。他要是提前完成任务，比新过門的媳妇还怕羞，見人就紅臉。領導上表揚，让他上台講話，他羞答答地說：“任务是大伙完成的，不用往远說，我不穿衣不吃飯就活不成！吃人民細米干粮的，做点工作有啥可表的。咱做这点事，一杆秤都称得出分量来。毛主席完成的任务，你用什么能来衡量呢……”他爱眯缝眼睛往远处看，令人感觉好象有看不到头的远景似的。

发給他的包袱皮、褥单子他都拿去擦炮了。同志們穿破了的衣服，他拾到一起洗干淨留着擦炮彈。每次行軍他的被子、大衣都用来包裹观测器材，自己零碎东西装在旧褲子两条腿里背着。五次战役后他加入了党。

翻譯和两个警卫班同志押着特务剛走下山，警报汽笛“嗷！”地响起来。特务象呲牙鬼似的“嘻嘻”笑起来，摆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說：“我們飞机世界上最強，最多，炸彈最厉害。一会要落到你們头上，上帝降罪吧！”

“快走吧，我說鬼子！上帝收不回去你这个逆子，你已經落到我們手里了。”警卫員督促他快走。

敌机是放单架来的，高得在望远鏡里才看見个小白点。

牛爱国走到大老馬跟前說：“老馬呀，那把老掉牙的刀給我吧，我把它化铁做搬子把。”

“你先找一块别的铁，实在找不着再用它做。这把刀剃
鬚子砍骨头还用得着呢！”大老馬把刀献出来还有点舍不得。他一回头看連长走过来，忙說：“連长同志！你下道命令开飯吧！馒头还没凉呢！”

連长往上推了推帽檐說：“好吧，开飯！”一边对偵察班长說，馬上派一名地面監視員！

天說变就变，吃頓飯工夫，阴云也不再象野馬似的互相追逐了，密麻麻地連成一块儿。眼看着墨黑色的云彩披头盖頂压下来，降得低而又低，几乎抬手可以触摸着。远山山峰被黑云吞蝕了大半截，离远看活象座齐头平頂的大台子。

风吹草叶响动，偵察員也机灵地扭过头来，注視着平頂山。从江面上吹过来的风，吹到臉上湿漉漉的……

往常这样恶劣天气，敌机是不会再活动的了。由于五天六夜連續战斗的敌情，連长哈久祥是格外小心的，他手里捏着用紅布包好了的指揮手电筒，准备夜战。

連长哈久祥是回族人，三輩子都是煤矿工人，在旧社会，他祖父、父亲都被埋在四块石板的棺材里。他今年三十二岁，大高个子，寬肩膀，高鼻梁，濃濃的黑眉毛，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眼睫毛又密又长又黑，显得十分英武精神。說話嗓門尖細，听着很清脆。他有一种习惯，一拉警报，仰着臉还嫌帽檐挡眼，就一个劲地往后推，象女同志似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战士們說，我們連长帽檐朝天，計上心間。看起来也无法說他是好靜或者好动的人，举止言談很有风趣，战士們认为滿肚子文化的大学生也不如我們的連长。

上級布置下来战斗任务，他一分一秒钟也不放过，每件

武器上的一个小螺絲釘，也得亲身領着排长檢查一番又一番。晚上躺在床上說腰酸腿麻，甚至于象孩子似的，央求指導員給捶腿。

上級指示边打边练，研究敌机特点，抓住敌机活动規律，求得打一仗进一步。有一次战斗情况非常多，一小时就拉七八次警报。可是他一点也不慌忙，警报一响，他随手拿起一骨节蜡，揣在胸前貼身处。战斗結束，蜡也化軟了，他把望远镜一拷，站在掩体里，就象捏泥人似的，照着敌机种类，正面、側面、俯冲、投彈各种难辨别的特点，捏出多种多样极其相似的模式来。一到他給战士上課时摆滿一桌子，叫大家仔細辨认。这样日子一长收效可就大了。战士们看見敌机，一搭眼不但能識別出来是屬於哪种，还可以知道它的性能，應該怎样揍它。战士们說：敌机一撅尾巴，就知它屙几个粪蛋。連长还有一个筆記本，內容除記着年、月、日、雾、雨、阴、晴而外，整篇都是記着敌机的“发现”和“消失”方向，紅綫藍綫画得象蜘蛛网似的。他的筆記本的包皮三天两头换，今天找一張印着拖拉机的紙包，一会又找一張印着祖国工厂的重包……战士们說，翻开我們連长日記本，就能摸着敌机的家底！

在这五天六夜战斗中，連长不时地挑动眉梢头，舌尖一会一舐裂得直淌血水的嘴唇，鼻子发干，热得几乎噴出两股火来。筆記本子放在掩体圍墙上，翻得嘩嘩响，手里捏着指南針，隔一会一間偵察員，敌机活动方向和消失方向。今天敌机一批跟着一批屁股轉，真有点摸不清批数架数了。連长又把帽檐推朝天了。

隔有半小时沒有敌情了，这种安閑勁就象閑了几天似的，战士们端坐在炮盘上仰着臉，偶而落臉上一滴雨星子，从心底往外凉爽。这几天，誰都觉得臉热烘烘的象块剛出炉的铁餅子，白眼珠网着紅絲絲，眼眶子被硝烟熏的发干，眼球一滚动酸巴溜的痛。嘴唇被爆炸气浪和火炮回响震动得裂成好多麦粒大的小口，渗出血絲絲，舌头干燥得象含在嘴里的木片子，耳朵成天到晚轰隆轰隆响着炮声。

連长得到的“雷达站”的情报：B—29轰炸机群，在距离保卫目标大铁桥五十公里开外活动頻繁，日夜連續轰炸了四十九个村庄。

連长得到的“对空監視哨”的情报：当今天最后三次对襲击目标的敌机开火射击时，发现偵察机两架，在陣地右侧方向大山脊背后，冲击下来，关闭油門，声音很小，低来低往穿山沟往返两次。

連长根据敌机出航消失的方向，以及敌机反高射的战术，判断敌人是要改变战术，有偷襲二連陣地的可能，及时写成了书面材料，由指导員亲身帶到团指揮所去了。此刻連长一分钟看两三次表，不时走到电话机跟前，拿起耳机子听听，望望天，显出十分焦急的样子。这时，过一分钟比平日过一小时还慢。

他觉得指导員不在身边，有点无依靠似的，这是組織上的关系，同志的关系，为了共同事业长期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所养成的习惯。往常，不管开什么会，指导員总是坐在他身边，要是自己对一件工作布置和認識不全面的时候，指导員就会用胳膊肘或者大腿也許是脚尖碰他一下。

“警报！”侦察员大声报告：三十二号，发现敌战斗机！飞行速度每秒钟五百公尺！

全连以五秒钟的速度就定位了。

敌战斗机，气势汹汹，直扑阵地而来。

连长迅速地抓起耳机子，摇了个长音，喊道：

“‘一号’首长吗？敌机已经找到我们头上来啦！……是，判断它是带有试探性的侦察活动！……是，敌机要改变战术，我们也要将计就计……”

刚要放下听筒，连长又连忙问道：“我们指导员携带‘作战方案’赶回来啦？……好哇！祝首长好！”

连长虽然在电话中，听来语气说的很轻松，但脸上没挂一丝笑容。当把手里耳机子轻轻地放下时，掏出手绢擦着手心汗珠，对炊事员说：“准备壶开水，多放茶叶！指导员快回来了。”

战士们都偏着耳朵听声。看着连长的举动。

敌机好象毫无目的在高空盘旋，一晃屁股，打下十几颗照明弹，刚往下一沉落，立刻被兄弟部队炮火给击灭了。二连的阵地鸦雀无声，炮口随着敌机画着圆圈。战士们两眼瞪得溜溜圆，瞅着连长的指挥手电筒。敌机冒着炮火二次反转头来，打下闪光弹，噗楞噗楞响，象撒下一片片磷火，照的山坡子通亮，晃得人们眼睛不得不紧着眨眯，亮得地下有根针都能反光，阵地伪装的松枝象挂了层白霜。

连长再三地命令，不准任何人摆动一下身子。

突——突——从西南方向，对着阵地射过来两颗红色信号弹，划着弧形降落下去。

連長回過頭，命令偵察員，要注意觀察發射信號的起點。他仰起臉聽着敵機聲音，百倍注意地觀察每架敵機的动作。

敵偵察機很機靈地拐過頭來，對着二連陣地，又分批合攏，排成一條縱綫，迅速地往下降低高度。連長一下摺亮了手電筒，射出一道紅光，大家心為之一動，但連長沒有搖晃，敵機也立刻停止了下降，拐過頭去，兜了半圈又升向高空去了。象是地面上特務打的信號沒有和它取上聯絡，哼唧哼唧象個老病號，懶洋洋地在高空又盤旋了一圈，才慢慢地消失了。

連長使了很大一股勁，叭地一聲摺滅了手電筒。他仰起臉隨着敵機轉了一圈，然後兩手使勁一叉腰，對着敵機消失的方向啐了口唾沫說：“別在我面前耍把戲，滾你的蛋吧！”

二班二炮手黑鋼同志，兩眼狠狠看着連長手電筒，從心里往外不高興，想道：連長今天怎麼這麼不痛快，眼看着敵機逞凶，為什麼不發射呢！

轰炸機在大山背後轰炸村庄，炸彈轰隆轰隆連串爆炸着，震的大地直顛顛，火光燒紅了半面天。要是在半年前，我們早拉炮打游击，找到它頭上去了。

“雷達站”情报：此次轰炸機群分批合攏，向大鐵橋伸延了十二公里。

偵察班長向連長報告，根據特務打出的信號高度射角推算出來，方才特務發射信號的地址，起點是在北峰山洞的右邊。

連長轉身告訴標圖員，按照敵特發射信號起點制張圖。他又毫不猶豫地对大家說：“敵偵察機由高空降到中空，看它企圖是想引誘炮火，其實是按照敵特信號指示，拿咱們陣地當成目標的中心點。所以說，敵人已經發現咱們陣地了。敵機還會來連續偵察，警惕是咱們軍人的靈魂，我們要在陣地中多設一名偵察員，注意監視低空。”連長簡單地分析了敵情，告訴大家有大仗可打。隨即下了離位口令。

戰士們跳下炮盤，都趕忙着動手擦拭武器。

黑鋼看見敵機轰炸大山背後村莊，氣的渾身汗毛都立起來了。他攥着拳頭憤憤地說：“誰家沒有父母兄弟姊妹，眼瞅着空中強盜逞凶，我們就沉着勁兒不打！拍心口窩想一想，我們來到朝鮮，不把天空敵機管制住，拿啥臉見祖國親人！”

經他這一頓訴說，弄得大家心里好陣發酸。

金來福要開孩子脾氣，跺腳說：“其他連都開火了，可是咱們連干瞪眼瞅熱鬧！我有点想不通，心里窩火大啦。”

“什麼火？是怒火攻心吧！”連長說着走進二炮陣地，他安慰黑鋼又象是对大家說：“同志！咱們的心都是肉長的，看着敵機瘋狂轰炸，我們都一樣心疼。我們要多動腦子，提高軍事技術，用手中武器把敵機管制住。但也不能象你想的那么急呀！恨不得有把大掃帚一揮，就把天上敵機掃得一干二淨。”他說着狠勁揮動着拳頭。

戰士們都熟悉自己的連長，他處理事情總是遠思近謀的，一舉一動，一個神色，一句話，總是迈一步留下兩個腳窩窩。戰士們也總是留意地觀察他和效仿他。